

百岁土匪口述鲜为人知的历史

这是一个亲身经历事件的老土匪的讲述
历史没有记载过的真实故事

國難 前夜

关向东◎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百岁土匪口述鲜为人知的历史

这是一个亲身经历事件的老土匪的讲述，
历史没有记载过的真实故事

雜國

关向东◎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难前夜/关向东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09.7

ISBN 978-7-5113-0027-0

I. 国… II. 关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12921 号

●国难前夜

作 者 / 关向东

责任编辑 / 文 慧

责任校对 / 王京燕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/ 25 字数 / 532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市通县德美印刷厂

版 次 /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0027-0

定 价 / 39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:100029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题记



谨以此书祭奠九一八国难八十周年

这是一个亲身经历事件的老土匪的讲述，历史没有记载过的真实故事，如果关东军间谍不被土匪绑架消灭，类似九一八事变，很可能就会在黑龙江境内发生。



97岁高龄的老人关光侠，当年干过土匪（匪号甩手炮），老人活到现在，本身就是故事，可在故事背后，还有一个深藏历史暗尘，又被岁月掩盖的历史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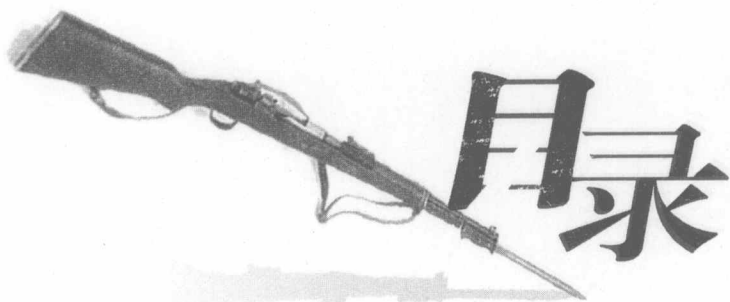
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，关光侠他们绑架过7名日本关东军间谍，他是经历这一事件唯一活着的见证人。近80年来，那段永恒的历史烟云，虽然经常在老人眼前飘动，可他始终守口如瓶，直到他走过人生97个春秋，觉得留在人世时间不多，才肯向外人透露，他感言：“这算是我临终遗言吧！”

土匪绑架关东军，这一惊天举动，应该改写或缔造一段历史，在中国土匪抵御外侮的历史上，鲜有前例。

关光侠说，如果那7名关东军间谍不被绑架消灭，类似九一八事变，很可能在黑龙江境内发生。

正是：

过去八十年，
弹指一挥间。
历史有待续，
切听仔细谈。



第 一 章	马迭尔谍影	/ 1
第 二 章	劫车绑间谍	/ 17
第 三 章	惊天绑架案	/ 30
第 四 章	探密追踪	/ 45
第 五 章	赎金到手遭围剿	/ 63
第 六 章	祭奠勺子爷	/ 81
第 七 章	火药枪翻脸	/ 94
第 八 章	杀人灭口	/ 110
第 九 章	交换人质	/ 129
第 十 章	原形毕露	/ 152
第 十 一 章	间谍逃进地主家	/ 172
第 十 二 章	老妖精亡命	/ 192
第 十 三 章	辽南马贼	/ 214
第 十 四 章	佛师爷被擒	/ 235
第 十 五 章	血洗虎牙山	/ 255
第 十 六 章	绑架姚锡九	/ 273
第 十 七 章	小烟袋落难	/ 292
第 十 八 章	花嗑巴叛变	/ 310
第 十 九 章	夜袭狐仙洞	/ 329
第 二 十 章	甩手炮上当	/ 343
第 二 十 一 章	间谍反抗	/ 355
第 二 十 二 章	决战野狼谷	/ 369
尾 声		/ 380
后 记		/ 390

第一章 马迭尔谍影

1931年8月18日上午。

一匹顿河大洋马驾驶的维多利亚式豪华马车，疾驰到哈尔滨石头道街名古屋旅馆门前，赶车人是个矮小干巴的老毛子（俄国人），豪华马车还没停稳当，干巴老毛子就麻溜蹦下车，扯住大洋马缰绳，膘悍的大洋马，炮了个蹶子，凶狠地仰天长啸一声，四蹄落地不动。

豪华马车后乘坐的3个人，分别跨下车来。

这3个人是野狼谷大当家大偏勺子、二当家甩手炮和“炮头”（负责打仗征杀的首领）火药枪。

不到30岁的大偏勺子，身穿一件蓝色绸缎长袍，黑色马褂，脚蹬一双青礼服呢面，大针脚，椭圆口的千层底儿黑布鞋，脑袋上压一顶紫色呢帽，已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脸，遮一副墨镜，模样很像个土财主。大偏勺子本名叫关海山，“大偏勺子”是他的“匪号”。

20多岁的甩手炮和30来岁的火药枪，都上身罩着花绸衫，下身穿着灰色土布缅甸青裤，脚上也蹬一双椭圆口千层底儿黑布鞋，如同土财主的两个小伙计。

甩手炮长相忠厚，火药枪长相却很地痞，狡诈凶残的天性，都写在那张黄脸上，这副脸相，不是他爹妈的过错，当初爹妈生他并没有想把他弄成这个样子，都是后天造成的。

大偏勺子和甩手炮机警的眼睛，前后左右巡梭，见嘈杂四周没人注意，闪身进了旅馆，火药枪掏钱付车费。

干巴老毛子挺胸昂首，从大洋马肚皮底下蹭过，摘下肮脏破毡帽接过钱，然后又把破毡帽扣回母鸡窝似的花白脑袋，窜上了豪华马车。

火药枪也急忙走进名古屋旅馆。

名古屋旅馆是日本人开的，里面设施都按日本国内建筑装饰，在哈尔滨数中档旅馆。

大偏勺子3个人办理完住宿手续，旅馆小伙计把他们领进二楼客房，给3人沏完茶，就蹶着屁股退出，轻轻把门带上。

小伙计一离开房间，大偏勺子摘掉蓝呢帽，露出硕大而剃得精光、后脑勺子



偏得出奇的脑袋瓜儿。

火药枪去卫生间把茶水倒掉，接一杯冷水，咕嘟几下，灌进肚子里，出来对大偏勺子说：“勺子爷，有日子没来这疙瘩，你俩先‘伸脱’（黑话：躺着），我去‘巡风’（侦察），看看这块有啥好风水（财产）。 ”

大偏勺子想了想说：“你过去老来这当‘插签’（侦察绑架对象的土匪），出去试水，别让‘冷子’（警察）认出来，还是让甩手炮去吧。”

“让他陪你。”火药枪坚持，“还是我去好。”还没等大偏勺子同不同意，他开门，东晃西摇地溜出去。从他的姿势、举动、走路的架势，都表示他的吝啬，只为自己，不为别人。

火药枪走不大一会，甩手炮也坐不住，他也想出去溜达溜达。

大偏勺子他们这次下山，主要是寻找绑架目标，按理说，他野狼谷属于吉林省地盘上，为啥大老远要跑到哈尔滨？因为他那一带的富人，都被当地胡子绑的差不多，近几个月，天又下大雨，他的缙子人吃马嚼，日子过得偏紧，八九月份，正是绑票好季节，想来弄点钱财，改善生活，以备猫冬之用。

1931年8月18日上午。

名古屋旅馆一楼的一间客房，还住着两个特殊女人，她们是虎牙山女当家小烟袋和女随从老妖精，她们是早晨住进来的。

小烟袋是特意赶来给干爹姚锡九贺喜，姚锡九要娶四姨太太王淑芳，准备明天举办婚礼。

老妖精睡了一会儿觉，起来对正在抽烟的小烟袋说：“我出去卖呆儿（看热闹）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她刚开门探出头，突然看见甩手炮行色匆匆走下楼，便返身退回屋里，对小烟袋说，“我‘吧哈’（看）野狼谷的甩手炮啦。”

小烟袋吧哒一下小烟袋，愣住：“你没吧哈错人吧？”

“楼凳（楼梯）离这不远匣（不太远）。 ”老妖精说，“我吧哈得好真亮，甩手炮正往楼下‘摘娄’（走）……”

小烟袋问：“他吧哈你没有？”

“没吧哈。”老妖精摇着头。

小烟袋高兴：“这么说，大偏勺子也来啦？”

“兴许！”老妖精肯定地点头。

小烟袋寻思，自语，他们到哈尔滨得瑟啥来啦？自从她跟大偏勺子分了家，一直没见着过大偏勺子，双方有啥事情，她这边靠老妖精、二尿子去跑腿，大偏勺子那边由甩手炮和火药枪来学舌，这回能在哈尔滨相遇，真是缘分。她把烟袋锅鞋底磕搭磕搭，然后放到床上，站到镜子前，镜子里边是个大美人，但没有霸气，缺少贵气，显有几分妖气，她对镜子凝视一会，看起来对自己的装束还比较满意，便扭头冲老妖精说：“你去找找，看大偏勺子住在哪疙瘩？”

老妖精嘟哝：“你还惦念大偏勺子，他就值得你那么稀罕？”

小烟袋带着忧伤地说：“老妖精，这你就不明白，我还就偏稀罕大偏勺子！”

这几年，她一直在失落，这不是老妖精能感觉出来的。

老妖精去推门，小烟袋又摆手：“别的啦，等送完贺礼，回来再去找，摘娄（走），去姚家大院！”

小烟袋和老妖精出名古屋旅馆，又被在对面街上卖呆的甩手炮发现，甩手炮没有声张，赶紧回去通报大偏勺子……

1931年8月18日上午。

姚锡九刚听完管家大腮帮子汇报婚礼的准备情况，就犯了烟瘾，他叫王淑芳来伺候他抽大烟。

王淑芳掌握姚锡九犯烟瘾的时间，她已经准备就绪。

姚锡九来到专门抽大烟的房间“神仙堂”，他坐在烟榻上，王淑芳帮他脱去鞋，便依躺在左边，王淑芳栽歪在右边，中间摆着烟具等物品。这些烟具都十分讲究，盘子是檀香木的，灯具是名贵的白铜“十件头”，冈圈上雕花图案非常精细，烟枪葫芦是南玉的，烟枪嘴子是红玛瑙的，红光锃亮的沉香烟杆更是少见，檀香木盘子里还放着一个镶银的犀牛角烟缸，还有印着洋文的烟盒，总之，这些烟具都是上等产品，就连挖刀、小剪、烟瓠子之类也不例外，看得出来，姚锡九为收集这些东西，费了不少心思，花了不少钱财。姚锡九举起烟枪，肥嘴唇紧紧箍在烟枪绿玉石嘴上，几乎压成一条缝，为的是不让一丝烟冒出来，那双眼睛一会凝视烟灯玻璃罩口燎烟斗的黄烟泡，一会挑逗式地斜着王淑芳。王淑芳拿着铁签子尖慢慢拨烟泡，两个小鼻孔使劲抽动，吸嗅喷出来的残烟。姚锡九见状，使劲抽了两口，接着又像吹喇叭，“噗”的喷到王淑芳脸上，王淑芳嘻笑，骂姚锡九道：“大坏包！”

很快，神仙堂飘满大烟味。

姚锡九一边吸大烟，一边伸脖子去裹王淑芳小嘴，就如同公狗和母狗在互相摩擦鼻尖，王淑芳闻着姚锡九嘴里的烟味，感觉十分舒服。

姚锡九可是哈尔滨大名人，他年轻时从山东老家黄县跑到东北，在哈尔滨打拼，做过警察巡官，黑白两道，心狠手毒，赚到许多昧心钱，靠这些黑钱，他开设赌馆妓院，搞房地产，买卖越做越大，势力越来越强，成为具有小人级别，流氓位置，最不要脸的跳梁小丑，这几年，他用钱买来哈尔滨商会会长位置，取得市议员资格，是哈尔滨工商界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角色，他有3个老婆还嫌少，又张罗娶第4房太太，其实，他和百般恩宠的四房太太王淑芳，早已同居，明天是补办婚礼，想借机敛财，所以，王淑芳没有一点即将出嫁的紧张和喜悦。

姚锡九正吸得精神头十足，管家大腮帮子急忙进来说：“九爷，小烟袋来啦！”一听小烟袋来了，姚锡九忙从躺椅上坐起，吩咐大腮帮子：“请她到楼下小客厅。”王淑芳好奇：“我也想见见这小烟袋……”

“别挡害（碍事）！”姚锡九阻止，“你先避一避。”

王淑芳只好坐神仙堂里回避。

姚锡九来到楼下小客厅，见小烟袋和老妖精直挺挺坐着，小烟袋抽的关东烟，呛得他咳嗽两声。



小烟袋端着小烟袋，站起来。

姚锡九已经半年没见小烟袋，他一脸淫笑：“我还以为你忙，不来啦呢？”

“嘎哈不来？”小烟袋一咧嘴，“干爹呀，你说你娶四姨太太，我能不来嘛，干爹，你的婚礼在哪疙瘩办？”她声音礼貌大方，却没有一丝感情。

姚锡九眼睛色迷迷，直勾着小烟袋：“明个晌午，在马迭尔旅馆。”

小烟袋讨厌这种眼光，她避开姚锡九的色眼，对老妖精说：“麻溜，把贺礼拿给我干爹！”

老妖精应声，从挎兜取出 20 根金条，恭恭敬敬，递给姚锡九。

“咋地，你抢银行啦？”姚锡九乐得合不拢嘴，“送干爹这么大厚礼？”

小烟袋吧哒小烟袋嘴说：“哪的话，干爹这阵子，也没少照应，这点小礼儿算啥！”

除了客套话，小烟袋和姚锡九没有其他话要说，姚锡九却有许多话要讲，可小烟袋惦念大偏勺子，坐了一会儿，就起身想走，“干爹，明个你典礼，我就不去啦！”

“为啥？”姚锡九问。

小烟袋走到门口：“这你还不明白，我是官府要抓的人，来参加你结婚典礼的人，都是有头有脸的，万一被‘冷子’（警察）和‘插签’（密探）认出来，对你对我都不利，还是加点小心好。”

“也是。”姚锡九挽留小烟袋，“那你也不能坐这么一会儿就走，在干爹家吃顿饭，总是应该的吧？这样吧，晚上我设家宴，一个客人不找，专门请你俩，行不行？”

小烟袋勉强答应：“那中，不过，我有件事，得先回去一会。”她和老妖精忙三火四地走出门，登上斗子车。

姚锡九和小烟袋是世交，他对小烟袋父亲钮大刀，有救命之恩。

20 世纪初，钮大刀和姚锡九从山东老家，一起闯关东。钮大刀在哈尔滨道外北市场耍刀卖艺，被哈尔滨道台府的官员看中，请他进道台府当差。道台府，始建于清朝光绪末年，也就是 1905 年，当时沙俄帝国修建中东铁路，强行租借哈尔滨铁路沿线市区，处于特殊地位的道外，没被沙俄划入租界，还属中国政府治理的行政区域，所以清朝政府就在这设立级别较高的“道”一级权力机构，清朝的“道”，相当于府与县之间的机构，行政司法官员，也相当于府一级，道台府在道外松花江畔，座北朝南，占地 28000 平方米，按古式建筑布局，呈对称式，同时遵循封建礼仪，左文右武，前衙后寝，四周是灰色砖墙，配有铁丝网，正南门有一大“壁”，分东西前后 4 个大院，前院为公堂，处理日常公务，后院是官员住所，西院为监狱，关押犯人，钮大刀属于兵卒，在西院看护监狱。有一天，一个老毛子（沙俄）调戏钮大刀老蒯（媳妇），老蒯上吊自尽。宁当罪人，也不做老实人的钮大刀，找到那个老毛子，一刀砍掉他脑袋。官府要抓钮大刀，钮大刀带着女儿逃到虎牙山。钮大刀从来不认为他是胡子，认为自己是江湖豪侠，干的事情，也都是行侠仗义。经过十几年打拼，钮大刀提着脑袋打出自己势力范围，成为官府主要通缉对象。1925 年 9 月的一天，钮大刀在抢劫一家地主时，受伤被哈尔滨警察署擒获，关进监狱，不久被判死刑。当时姚锡九在警察署任巡官，他是钮大刀

在警察署的内线，钮大刀被押到刑场斩首时，姚锡九负责刑场警戒，他有意给前来劫法场的胡子提供空隙，虎牙山的胡子，在大偏勺子带领下，把钮大刀救出来。警察署追究责任，姚锡九嫁祸于人，说是行刑队长和胡子里应外合，行刑队长在刑场被大偏勺子打死，死无对证。钮大刀把姚锡九秘密接到虎牙山，不但重金酬谢，还和姚锡九结拜“把子”，兄弟相称。在虎牙山，姚锡九见到钮大刀16岁的女儿钮朵香，因为钮朵香5岁学会抽烟，嘴里经常叼着小烟袋，大家背后都叫她“小烟袋”。小烟袋有一双大脚，当时山东人有裹足习俗，女孩都要裹足，裹足就是把女人永远束缚家中，减少麻烦的一种方法。钮大刀的老崩就是小脚，小脚像拳头大小，脚背特别高，从上只能看到一个大脚趾，其他四个脚趾和脚部肌肉，全都被窝在脚心，由于需要承受整个身体重量，脚后跟显得尤其粗壮，双脚的整体形状，如同一对月牙。小烟袋一岁那年，母亲要给她裹足，受东北人影响的钮大刀，坚决反对，母亲趁钮大刀不在家，偷着给她裹，疼得她成天哭喊，刚裹几天，脚趾还没折断，钮大刀回来了，他把脚布硬给解开，从此再没有裹成。小烟袋从小就爱抚摸母亲小脚，觉得好玩，后来小烟袋常说，娘要不是脚小，就不会遭到老毛子祸害，她跑不动，是小脚害了她，坑了她，她能有双大脚，要感谢老爹。小烟袋的美貌，让姚锡九垂涎三尺。姚锡九是钮大刀救命恩人，小烟袋也十分感激，钮大刀让小烟袋认姚锡九“干爹”。姚锡九回哈尔滨，非要带小烟袋到他家住几天，钮大刀没有多想，就让小烟袋跟姚锡九下山。姚锡九请哈尔滨最有名望的烹饪大师张锡财，到家下厨献艺，给小烟袋做好吃的，还给买不少金银珠宝首饰和她喜欢的各种绣花鞋，其实，他这是在引诱小烟袋，为的是想占有小烟袋，他向小烟袋暗示过，要娶她当小老婆，小烟袋硬是没看明白，一次，姚锡九让大腮帮子用迷魂药，把小烟袋麻醉，把她最宝贵的东西夺走，小烟袋醒来，不知是谁干的，姚锡九还假模假样，要抓坏人，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，小烟袋吃哑巴亏，她不想在姚家住，姚锡九亲自送她回虎牙山。小烟袋回虎牙山，把破身之事告诉了钮大刀，钮大刀猜出来，心里骂，姚锡九呵姚锡九，你他妈太畜生了，不是人，他真想去一刀劈了他，考虑到姚锡九救命之恩，钮大刀才忍气吞声……

1931年8月18日中午。

小烟袋从姚家大院回到名古屋旅馆，马上打发老妖精去看大偏勺子。

老妖精找到甩手炮的客房，客房里没有人，听旅馆小伙计讲，客房住3个人。老妖精猜，仨人里肯定有大偏勺子。

小烟袋后悔，先找大偏勺子，后去姚家大院就好啦！大偏勺子要是来，又走了，那不就错过好时机？她把外衣脱下，往床上一抛，见到腰间露出两支枪，又赶忙把衣裳穿上，问老妖精：“你说那王八犊子能去哪啦？”

老妖精说：“这么大哈尔滨，有的是地方去，我猜，他们备不住是来巡风的。”

小烟袋点点头：“我寻思也是。”

老妖精刚回到小烟袋房间，大偏勺子和甩手炮就回来了。

大偏勺子走时，听甩手炮说过，小烟袋来了，他怕见到小烟袋，借这机会和



甩手炮到外面逛一会儿，这回一进屋，他就躺在床上，想歇歇脚。

火药枪也从外面急火火回来：“勺子爷，明个晌午，姚锡九要在马迭尔举办婚礼……”

刚躺床上的大偏勺子只听，没动：“那杂种操的举办婚礼，该咱啥事？”

“喔？”甩手炮却说，“这么说，小烟袋是为这事来的？我估计，她跟老妖精准保去姚锡九家啦。”

大偏勺子翻身起来：“小烟袋不是跟那杂种操的，断绝来往啦吗？”

“能断绝吗？”火药枪坐在床边说，“这些年，小烟袋有不少活，都是姚锡九递的。”

仨人议论一会儿，大偏勺子摆手说：“一提她，我就‘闹听’（心烦），咱们先别管她，去洗澡‘啃付’（吃饭），明个儿再说，反正她不会‘摘娄’（走）！”

大偏勺子3个人，到新江泉澡堂子泡完了澡，都躺在单间气定神闲地品茶。

“勺子爷？”火药枪朝大偏勺子嘻笑，“我看你就别跟小烟袋‘迹哥’（闹别扭），把她娶来算啦，‘迹哥’干啥？先玩着再说！”

“这不用你瞎操心！”大偏勺子瞪火药枪，“搓你‘波罗儿盖’（膝盖）得啦！”

火药枪不吱声，他耷拉大眼皮，低头搓着脚丫子。

天擦黑，仨人走出新江泉，想到新世界吃晚饭，火药枪建议：“别老吃中国东西，咱们去吃点外国货。”

“对！”甩手炮应和着，“咱也尝尝洋玩艺儿。”

大偏勺子也赞成：“听说果戈里大街上洋店多，‘摘娄’！”

仨人来到果戈里大街伏尔加酒吧，漂亮的俄罗斯小姐把他们引进雅座，捧着食谱，让他们点，大偏勺子豪迈地对俄罗斯小姐说：“不用点，啥好吃买啥，你颠量着来，反正都没吃过！”

俄罗斯小姐爽快地走进里屋，不大一会，陆续端出奶油汁肉饼、法国蛋、巴伐利亚乳猪、罐焖牛肉、乌克兰红菜汤、意大利通心粉和里道斯红肠，主食是英国面包、俄国酥克力。

大偏勺子和甩手炮使不惯刀叉，向俄罗斯小姐要筷子，俄罗斯小姐笑着一摊手，表示没有。大偏勺子和甩手炮只好不习惯地用刀叉往嘴里送，始终低头吞咽的火药枪，不小心，被叉子扎了舌头，他把叉子摔在桌子上，用手抓着吃。

一旁拉小提琴的俄罗斯少女，看见火药枪用手抓吃，忍不住笑着，火药枪眼睛一瞪：“你笑啥？”

俄罗斯少女礼貌走过来，站在桌旁演奏优美的乐曲《啤酒桶波尔卡》，她音乐节奏感发达，具有艺术感受力，可大偏勺子嫌不好听，让她再换一首。

俄罗斯少女用生硬的中国话，笑着说：“这是捷克作曲家弗拉迪米尔刚创作的，全世界都在流行。”

大偏勺子不耐烦：“我不管‘接客’不接客，反正不好听。”

“怪不得！”甩手炮笑道，“闹啦半天，这是窑子里婊子唱的。”

“不，不是的！”俄罗斯少女摇头，“你们不懂，不要乱说，你们想选什么乐

曲？”

火药枪说：“拉个《王二姐思夫》。”

俄罗斯少女遗憾地说：“我不会。”

“那你走吧！”火药枪赶俄罗斯少女。

俄罗斯少女伸手要钱。

甩手炮递给她一块面包，俄罗斯少女不要，火药枪往她前胸衣服里塞一张纸币，俄罗斯少女微笑离开，火药枪嫌不够本，又过去亲了少女一口。

吃得差不多，大偏勺子才想起喝酒，他要来一瓶法国大香槟。

俄罗斯小姐给起酒，大偏勺子不用，他用叉子自己起瓶塞，没想到，刚把铁丝弄断，一声爆响，瓶塞射出来，崩在他额头上，打了个红包，他拍拍额头：“他妈的，赶上二踢脚啦！”

仁人喝完一瓶大香槟，觉着不够劲，想要烈性酒。

这会，一个喝醉的茨冈女妓过来，把手搭在大偏勺子肩上，用中文赖叽叽说：“想喝烈酒，你把古巴产的兰姆酒加点毡酒，混一起喝，就浓烈了。”

火药枪不信，问俄罗斯小姐，俄罗斯小姐点头。火药枪让俄罗斯小姐拿兰姆酒和毡酒，把两种酒兑一起喝，果然火焰熊熊。

茨冈女妓见3个男人高兴，想坐大偏勺子腿上，给他看手相，大偏勺子推茨冈女妓：“去，去，膈烘烘的！”

“来，坐爷这！”火药枪把茨冈女妓拉怀里，“我就得意这味。”他不停地在茨冈女妓身上搞小动作。

仁人喝到很晚，才离开伏尔加酒吧。

“你俩先回旅馆‘躺桥’（睡觉）。”大偏勺子对火药枪和甩手炮说，“记着，进出要注意，别‘毛愣三光’（着急不稳重），惊动小烟袋，我到外面转转。”

火药枪和甩手炮当然明白，大偏勺子这是去见“粉丁香”。

1931年8月18日晚上。

姚锡九准备一桌丰盛酒席，招待小烟袋和老妖精。

小烟袋坐在姚锡九左侧，右侧依次排开姚锡九的四个娇娆姨太太，最后一个老妖精。四个姨太太，都一身鲜亮旗袍，桔红、桃红、紫红、樱红，群红争芳，甜美香艳。四个姨太太在姚锡九身边展示风姿，把缩在板凳上的小烟袋，显得土里土气，尤其是四姨太太王淑芳，那清高自傲的样子，让小烟袋心里更是不自在。

姚锡九被夹在6个女人中间，如同花丛中趴着一个屎壳郎，他颇为得意地向小烟袋介绍四个姨太太的封号：“你大婶是‘沉鱼’，二婶叫‘落雁’，三婶叫‘闭月’，四婶叫‘羞花’。”

小烟袋根本不明白啥意思，不懂装懂地点头笑，心里却骂她们“祖奶奶”！

小酒一直喝到头半夜，小烟袋醉了，她由老妖精扶到小客厅，小烟袋迷迷糊糊，有点睁不开眼睛。

姚锡九跟进来，亲自给小烟袋斟一杯茶，小烟袋喝下，神志略有清醒。



老妖精问小烟袋：“‘草根’（抽烟）吗？”

小烟袋点头。

老妖精给小烟袋装上一袋关东烟，点上火，把烟袋嘴含口里吧哒两下，然后用衣袖蹭蹭烟袋嘴，递给小烟袋。小烟袋滋滋吸着，烟袋锅里红火一闪一闪，鼻子眼儿不断往外冒青烟，吸了一会，小烟袋从牙缝挤出痰，准确无误地射到痰盂里。就她这一绝招，老妖精学了半年，都没学会。

姚锡九见小烟袋醒酒，又过足烟瘾，凑过来说：“朵香，你送我丰厚贺礼，我也得礼尚往来，给你回报……”

小烟袋把小烟袋从嘴里拔出来：“干爹，你这么说话，显得咱俩关系远啦。”

姚锡九紧靠着小烟袋，一股酒臭喷向小烟袋：“我这又给你搞到买卖，准保你能挣一笔大钱。”

“啥买卖？”小烟袋不顾让她恶心的酒臭，眼睛一亮。

“我正在了解！”姚锡九又特意把臭嘴，贴到小烟袋耳朵，“等明天就告诉你。”

“好哇！”小烟袋顿时来了精神，“干爹，事成之后，按老规矩，五五分成。”

姚锡九想留小烟袋住下，小烟袋惦念大偏勺子，跟老妖精离开姚家大院。

1931年8月18日晚上。

大偏勺子来到道外“圈里”。

圈里，就是荟芳里，哈尔滨著名窑子一条街，这里的窑子，充街溢巷，有钱的都到这来吃喝玩乐，纸醉金迷。

当时，哈尔滨流行一个顺口溜：“新世界吃个饱，新江泉泡个澡，大舞台叫个好，荟芳里睡个倒！”

荟芳里的存在与发展，同沙俄帝国修筑中东铁路有极密切的关联，当初，许多闯关东的妇女，随着闯关东人流，进入哈尔滨，她们没有生活来源，有的当上妓女，为筑路的中外人员进行性服务，人肉作坊，女人经济，成为一种无烟产业，于是，在道外形成一大片“红灯区”，相继产生“桃花巷”、“裤裆街”等与“妓业”有关地名和街名。集中在荟芳里的窑子共36家，有南班、北班，分一、二等和三、四等。南班属一、二等，有“长霖”、“双庆”、“荟芳”、“荣华”、“双福”、“待仙”、“四喜”、“莲香”等8个班。北班是三、四等，被称为“下处”或“书馆”，有“德凤”、“桂英”、“小琴”、“玉兰”、“四钰”、“粉丁香”等。妓女也分成3种：一种是“孩子”，全都是签订死契卖给窑子的，一切生杀定夺，全操在老板手里，个人不许从良。第二种是个人或家庭贫穷而租“房头”卖身，收入按房主约价分配。第三种是“押账”，一些妇女将自身典押妓院，换取若干金钱，然后用卖身收入还本付息，本息偿还期间，受班主支配。

荟芳里最大的窑子叫“花翠楼”，有妓女50多人，因为妓女年轻漂亮，远近闻名，成为哈尔滨妓业一大“品牌”。

花翠楼有个叫“粉丁香”的妓女，她是这里第十代妓女，老天赋予她美丽外表，生活却逼她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。

大偏勺子每次到哈尔滨，都不忘找粉丁香寻欢作乐……

1931年8月18日半夜。

小烟袋和老妖精回到名古屋旅馆，她有点沉不住气，让老妖精再去看大偏勺子回没回来。

老妖精出去，很快回来说：“屋里‘上亮子’（点灯），我从门缝瞧，光看左边床火药枪和甩手炮在‘伸脱’（躺着），灯光太暗，右边看不清楚。”

小烟袋扯老妖精上楼，到那个房间门口，竖起耳朵听里面动静。

甩手炮和火药枪躺在床上议论，火药枪说：“小烟袋果然给姚锡九贺喜来啦，咱见见她俩去。”他是想见老妖精。

“勺子爷不是说，不让见她俩吗？”甩手炮不去。

火药枪正犹豫，突然一阵急促敲门声，甩手炮起身，去摸怀里匣子枪，火药枪跑到门口问：“谁？”

“你姑奶奶！”外面传来小烟袋声音，“开门！”

火药枪一愣：“说小烟袋，这小烟袋就她妈到啦。”他去开门。

小烟袋一步冲进来，老妖精紧随其后，把门关严。

火药枪假装问：“你们咋来啦？”

“你们咋来啦？”小烟袋反问火药枪，“行你们来，就不行我们来？哎，大偏勺子没来？”

“啥事啊？非得找他？”火药枪斜老妖精一眼，又一脸坏笑看着小烟袋，“找我不行吗？”去摸小烟袋脸，“让我稀罕一下，就告诉你。”

“嘎哈嘎哈嘎哈？”小烟袋大吼一声，“老妖精，上！”

老妖精犹豫，小烟袋把火药枪推倒在床，就势一跃，骑在他前胸上。

“哎哎！”火药枪扑蹬两条腿，“等我脱衣裳，再‘困龙’（睡觉）‘捏脱’（房事）。”

甩手炮站一旁，不知所措，只顾看着热闹。

火药枪掐小烟袋屁股，小烟袋突然把手伸进火药枪裤裆：“你个‘黄油丁’（坏男人），姑奶奶把‘腥子’（阴茎）给你薅下来！”

这突如其来动作，让火药枪惊恐，小烟袋有时虎了吧叽，敢说就敢做，他屏住呼吸，两腿也不敢蹬了，继而大叫：“哎呀，疼死啦！哎呀、呀！”

甩手炮也给闹愣了，小烟袋咋能这样，还没过门（结婚）的环丁（大姑娘），就能干出这种事来？怪不得大偏勺子不敢娶，她这也太要大彪啦！

“你这个王八犊子！”小烟袋使劲捏火药枪腥子，屁股还猛往下蹲，“快说！大偏勺子来没来？”

火药枪挺不住，他求饶：“我说我说！他好像到花翠楼，找‘密丁’（相好的）去啦……”

小烟袋一听，抬起屁股下地，她也不管老妖精，一人跑到楼下，喊来一辆斗子车，直接奔荟芳里。来到花翠楼，她冲进大堂，眼睛四处张望，那些依门卖笑



的妓女，全都奇怪地瞄着她。

“哎？”老鸽子过来，拦住小烟袋，“小姐，你来找谁？”

小烟袋没好气：“找我哥！”

老鸽子迷眼看她：“是亲哥，还是情郎呀？”

小烟袋急眼，话特别冲：“你管得着嘛！”

老鸽子上下打量小烟袋，引她进一间小屋：“小姐，这儿不是女人到的地场，看你心急火燎，没啥紧要大事，你也不会往这种地场跑，说吧，你想找谁，告诉我，我替你把人找来？别打扰旁的客人，你说行不行？”

小烟袋这才意识到，说真名或外号，怕暴露身份，不说真名，等于白费，便对老鸽子说：“他的名字，不便说出来，还是我去找他吧。”

“小姐？”老鸽子堵住门口，“万万不能自个去找！这样会惊吓旁的客人，你惹事，我可担当不起呀。”

“那好吧！”小烟袋忍着性子，“你替我在大堂喊。”她从兜里掏出一块大洋，塞给老鸽子。

老鸽子接过大洋，眉开眼笑，他刚要扯脖子，又问：“咋喊？”

小烟袋想起爹在世时，给大偏勺子和她定的隐姓暗语，便告诉老鸽子：“你就喊，‘闭门’（关）哥！‘阎’（烟）妹来找你啦！”

“他姓‘闭门’？”老鸽子问，“我咋没听说过这姓？”

小烟袋瞪眼睛：“让你喊，你就喊，罗嗦啥！”

这会儿，从楼上抬下一个白胡子老头，还有个胸前挂听诊器的男人，跟着走下来，老鸽子问，“咋样啦？”挂听诊器的男人说，“他春药吃过量，想提神助性，一夜神勇，结果血都集中‘小头’，造成‘大头’，也就是脑袋，供血不足，心脏压力太大，抢救无效，死啦。”

老鸽子叹息，都这把年纪，还出来花心，儿女也不管住他。老鸽子站在大堂，冲楼上喊：“各位客人，听好啦，有位阎小姐，来找她‘闭门’哥，请‘闭门’哥快出来，你阎妹找你，家里有急事儿！”

有个满脸皱纹的老头，从一个房间探出半个青脸，又缩回去。

大偏勺子听喊声，并没有在意。粉丁香倒挺感兴趣：“真奇怪，跑到这儿来找人，还叫‘闭门’哥。”

大偏勺子突然想起来，这是他跟小烟袋的隐姓暗语，他纳闷，小烟袋咋来了？！他慌忙下地，推开门探头，这一探头不要紧，正好被小烟袋瞅见。

“好哇！”小烟袋惊喜大叫，飞身上楼，“你个王八犊子，找得我好苦哇！”

大偏勺子问：“她咋找到这儿啦？”

小烟袋绷着脸，舞马长枪闯进屋，见床上被里裹着粉丁香，顿时嫉妒，她折磨自己，也折磨着大偏勺子：“大……你……”她差点喊出“大偏勺子”。

大偏勺子急忙捂住小烟袋的嘴：“这里不是说话地方，不能乱讲！”

小烟袋转身瞅粉丁香：“怪不得他被你迷住，倒真是个大俊人。”

“你是谁呀？”粉丁香镇定自若。

小烟袋发怒：“你管我是谁？”说着，拽大偏勺子走。

大偏勺子心里五味杂陈，他怕小烟袋上来虎劲，惹事生非，急忙穿好衣服，道别粉丁香，扫兴地跟小烟袋走出花翠楼……

大偏勺子出生于1903年，父亲是清朝八旗子弟，迁移到东北开荒，母亲是被放逐到东北的王爷格格，后来父母都经商，由于父亲不务正业，他出生那年，家庭开始破落，一次，父亲醉酒回家，一屁股坐到炕上，把他的脑袋压扁，经过抢救，才脱离生命危险，不过脑袋怎么也正不过来，变成偏勺子。满清的男人，从小梳辫子，由于他的勺子太偏，留的小辫子，不在脑后头提溜，总是在右肩上当唧着。大清灭亡，到了民国，大偏勺子16岁开始，给一个贩大烟的商人当保镖，一干就是7年，有一次，他因琐事，跟商人闹翻脸，这个充满霸气和侵略性的年轻人，一怒之下，杀死了商人，投奔虎牙山。到虎牙山不久，大偏勺子就得到钮大刀器重。平时，他还和小烟袋接触，关系密切，大偏勺子把小烟袋当小妹妹，小烟袋正处在感情充沛年龄，骚动的心灵，渴望绽放，见大偏勺子天性豪爽，威猛彪悍，内质刚毅，而产生好感，她开始讨好大偏勺子。大偏勺子也怦然心动，后来，又渐渐淡化，改变主意，他想，小烟袋从小没娘，在深山老林长大，跟她爹杀人放火，没有善良天性，欠温柔涵养，粗野蛮横，桀骜不驯，火药筒的性格，一点就炸，又像马蜂，粗话、野话，淫秽话，无人能敌，没人敢挡，有时还越不讲道理越感到痛快，这些毛病都是与生俱来骨子里的东西，任你累死也改变不了她，再说，她已经不是“二五”（处女），娶这种女人当媳妇，等于和虎做伴。1927年7月，钮大刀病逝，弥留之际，他把小烟袋和大偏勺子叫到跟前说：“虎牙山今后命运，就掌握在你俩手心，你们一定要带好弟兄们。”大偏勺子哭道：“刀爷，你放心，我跟你这些年，你待我就如再生爹娘，我就是死，也要对得起你，对得起虎牙山弟兄！”钮大刀让大偏勺子从墙上摘下红缨大刀，红缨大刀，是钮大刀灵魂所在，尊严象征。钮大刀张口倒了半天气，说：“这把红缨大刀留给你，它是我在哈尔滨道台府当差用过的，十多年来，这把刀，有辉煌，也有罪恶，它砍过无数人头，我的双手，也粘满人血，这回，要进地狱，那些冤魂死鬼，不会让我安宁，你们要多给我烧纸点香，我好在那打点死鬼冤魂。”小烟袋哭着头：“爹，你放心，我年年给你烧一车纸。”钮大刀握着大偏勺子手：“你要好好待朵香，要是喜欢她，就娶她做你媳妇。”大偏勺子点头，心里没有答应，他怕答应，变成毁灭自己的情债。钮大刀最后对虎牙山所有弟兄说：“你们千万要记住，以后不要乱杀穷人，要杀那些黑心富人，你杀一个穷人，得不到啥东西，还会逼死他家人，杀一个黑心富人，等于给穷人报仇，咱当胡子，也要积德行善。”大偏勺子跪在钮大刀床前，发誓：“刀爷，我一定记着，不杀穷人，专杀黑心富人！”钮大刀走了，虎牙山200多个弟兄，为他举行隆重葬礼。小烟袋成为虎牙山大当家，大偏勺子是二当家。钮大刀时期的“老臣”不服气，大偏勺子用红缨大刀，砍杀几个“乱臣”，才把不服气的人给震慑住。不服气的人老实了，小烟袋与大偏勺子却闹起矛盾，小烟袋啥事都想说了算，啥事也干不成，尤其是她非让大偏勺子早点娶她，大偏勺子无动于衷，小烟袋认为，大偏勺子违背爹的遗言，两人都由根